

我们正在面对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吗？

cn.nytimes.com/opinion/20200225/coronavirus-pandemic

MICHAEL T. OSTERHOLM, MARK OLSHAKER 2020年2月25日

2020年2月25日



首尔一所基督教堂的周日礼拜。最近几天，韩国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数量激增。Kim Hong-Ji/Reuters

[[欢迎点击此处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或发送邮件至cn.letters@nytimes.com加入订阅。]

上周二，也就是2月18日之前，伊朗还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病例的报告。到周日，政府已宣布了43例病例和8例死亡。意大利周日确诊了152例感染（以及至少3例死亡），远高于上周四确诊的3例。短短几天内，韩国的感染者跃升至763人（并已有6例死亡）。

截至周一，至少29个国家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在目前只报告了极少数感染或没有感染病例的国家，特别是在南美和非洲，不存在感染的证据不应被理解为不存在感染。这更有可能是缺乏检测。

不管世界卫生组织是否这么说，新冠病毒现已暴发为全球大流行病了吗？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如果是的话，下一步怎么办？

首先，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能做的事情和做不了的事情。

现在很清楚的是，已经不可能防止这场流行病的蔓延了。由于中国采取了封城措施，以及其他国家追寻感染者和与其可能有过接触者的努力，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至多可能减缓。

新冠病毒似乎与流感有类似的传播方式，在人与人之间通过空气传播。与埃博拉、SARS和MERS病毒不同，感染者可以在症状出现之前，甚至在不生病的情况下传播新冠病毒。每名感染者似乎将病毒平均传播给2.6人。每代传播大约需要五到六天，经过10代传播后，一名最初的感染者已造成超过3500人感染，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症状或只有轻微的症状，但仍可能具有传染性。轻微症状的病例很难与感冒或流感区分开来，这只会使诊断变得更加复杂。考虑到新冠病毒的这些特点，对停在日本横滨湾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进行隔离，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残酷的实验：这些人被关在船舱里，被迫呼吸了两周循环利用的空气。除了只是证明病毒能多有效地传播外，这种隔离措施几乎毫无效果。试图阻止类似流感的传播，就有点像是试图阻止刮风。

疫苗最快也要几个月才能做出来。根据以往在SARS、MERS，以及全球大流行的流感方面的经验，没有理由相信随着北半球天气转暖，新冠病毒将在今年春天自动消失——如特朗普总统所宣称的那样。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中国政府在疫情最严重的湖北省采取的封城措施，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减少了新病例的数量。但即便如此，封城的益处也是有限的。随着中国试图复工复产，公共交通恢复运行，市民开始外出，感染人数可能会出现大幅反弹。除非全部人口都待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出门，否则像流感或新冠病毒这样的传染媒介总会找到可以传染的人。

换句话说，封锁主要是一种拖延战术。通过将病例发生的时间拉开，这种做法可能对应疫情有所帮助，但前提是疫情发生在有健全卫生保健系统的地方。然而，即使是最好的系统也很脆弱，所以无论是季节性流感还是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适度增加，都能很快使中国或美国的资源不堪重负。

尽管想像这样的情景会让人不寒而栗，但在中国的疫情暴发中心武汉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也会在其他地方上演。医院可能不得不拒绝除重症患者外的所有人；医院应对惯常患者的负荷，包括突发心脏病、重伤或癌症的患者的能力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在对一种可能危及生命、且容易传播的疾病（如COVID-19）准备不足的世界，减轻全球大流行病影响的最有效方法是，把重点放在支持已经不堪重负的卫生保健系统上。

这是每个国家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保护本国的卫生保健工作者的主要原因。

为了应对中度严重程度的流感季，美国和北半球的其他国家已经陷入忙乱之中。在这些国家，医生、护士和急救医务人员需要的防护装备——N95型口罩、手套、护目镜和一次性防护服——的库存正在减少。这些有限的供应必须首先提供给卫生保健工作者，而不是公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确保医院本身始终是控制病毒的地方，而不会成为传播新冠病毒的地方。如果医护人员受感染大量死亡的话，整个社会可能会陷入恐慌。

各国政府还应在当地医院开展冠状病毒应急演习，并扩大医院的临时应对能力，比如在停车场搭建应急帐篷，正如美国一些地方已经在做的那样。为了将承受重压的急症护理医院的压力降至最低，可能必须在临时设施和病人的家中提供支持性护理，就像在过去的全球大流行病期间所做的那样，比如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

并且和注射器等其他至关重要的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公共渠道必须保持畅通，防止囤积行为。

药品和注射器等其他至关重要的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发渠道必须保持畅通，鉴于医药行业的全球性质，这需要国际合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受新冠病毒困扰的国家不应该像美国和其他国家目前试图对中国所做的那样被隔离。否则，随着病毒的传播，我们自己也会陷入孤立，这将危及我们获取关键资源的能力。救命的仿制药（包括医院急救车里储备的，以及我们为维持健康日常服用的药物）中的许多活性成分来自中国和印度。如果这些药的生产停止的话，许多人可能会死亡，不是直接死于新冠病毒，而是因为无法获得这些药品而间接地死于其他疾病。

确保所有这一切意味着，要正视这一正在蔓延的全球大流行病的严峻事实——这需要向公众进行细致的、透明的披露。2001年的携带炭疽杆菌的信件，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这些过去的经验都表明，如果人们在理智上和情感上对全面性危机做好应对准备的话，他们会做出更理性的反应，也会表现出更大的韧性。

然而，即使那些已对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做了坦诚预测的官员和专家们，也没有充分向公众说明会发生什么，以及如何做准备。基本信息仍然缺乏或没有下达到民众：据最近的一项调查，65%的香港人有够用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外科口罩，尽管这种口罩对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作用不大。

新加坡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尽管新加坡拥有世界级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但新冠病毒已开始在该国暴发——截至周日，已有89例病例。新加坡正在通过向公民提供明确指示，以及提供如参加大型集会或与被隔离在家的人共用居住区等方面的具体建议，使民众为更大的危机做好准备。

除了及时了解信息和勤洗手外，我们每个人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保持冷静和理性。也许值得考虑比如储备一些关键药品的事情，但不要太多，因为囤积可能会造成短缺。

相关报道

作为个人，我们也可以尝试做基本的应急计划。公司可以对关键员工进行交叉培训，这样一个人缺席也不至于影响公司的业务。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应该注意彼此的健康和安好，并随时准备好在医院负担过重时照顾中度病情的病人。

“全球大流行病”不只是一个专业的公共卫生术语。它也是——或者应该是——一个呼吁人们加入战斗的口号。